

编者按

都说湘女多情,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,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,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、多艺、多金、多福……但是,在这里,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,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,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。在这里,她们可能是美丽的、聪颖的、温柔的,也可能是火辣的、彪悍的、柔中带刚的;在这里,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,隔壁大嫂……

细读湘女

小时候生活在机关大院里,每天就是玩。

纠耳朵最怕他的挨鞭跟出来,他挨鞭跟出来,就会对着他喊:“恩摸摸、播播广哩,咩咩大挤莫乱跑哩!(你妈妈爸爸说了,这么小不要乱跑)”我们就会嘲笑他:“摸摸播播……哈哈!”

纠耳朵恼羞成怒,边跑边对他挨鞭大喊大叫:“不要你管!”留下他挨鞭原地跺着脚:“抹噶得了哦!抹噶得了哦(怎么得了啊)!”

小伙伴们笑话纠耳朵,他挨鞭的涟源话太土了,可能是直接从土里挖出来的。她对这个外孙,也在乎到令人恐怖,我们玩着玩着,就会看到她的脸,突然诡异地出现。纠耳朵很烦躁,出了门就亡命跑,想摆脱这条“尾巴”……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机关大院里,孩子多,老人也多。职工们来自五湖四海,他们的父母也就操着五花八门的口音,说话间会突然掉出玉米渣子味儿、大葱味儿、剁辣椒味儿,甚至霉豆腐味儿,就像《曲苑杂谈》里南北相声大汇演。

纠耳朵挨鞭的涟源话很快占了上风。挨鞭姓雷,说话也像打雷,面对“孙猴子”,她想不大声都不可能。每天纠耳朵的“摸摸播播”一上班,他就疯狂出逃,有时跟在“猎

狗”后面捡烟屁股抽,有时跟着“川豆子”看神秘画册;有时下防空洞探险,举着燃烧的油毛毡……

雷挨鞭伤透了脑筋,只好每天站在窗户边,一遍遍往外喊:“夜瓜哩,回来哩——”“冇良心嘅,恰饭哩——”“恩癫瓜哩哦,冇搞哩还不回哩——”我们钻出防空洞,就听到雷挨鞭声嘶力竭的叫声,天黑了,想着“摸摸播播”要回来,纠耳朵屁滚尿流地走了。

我们上学后,雷挨鞭经常到学校来,有时拿两个肉包子,有时拿两个熟鸡蛋。纠耳朵嫌她土,特别讨厌她粗声大气的涟源话。某次下课铃刚响,挨鞭从天而降,掏出两个热腾腾的包子。纠耳朵皱着眉,翻了个白眼:“你回去!不要你送东西!”挨鞭只顾热切地说:“刚蒸出来嘅,油浸浸,好呷死哩……”不等她说完,纠耳朵手一挥,两个包子打落在地。“以后别来学校!”纠耳朵冲出了教室。

同学们都怔住了。他挨鞭尴尬地捡起包子,默默地看了看教室,默默地转身,以后再也没有来过学校。小伙伴们问纠耳朵:为什么打掉挨鞭的包子?纠耳朵恨恨地说:“谁要她的包子啊!真丢脸!”

可是呢,他挨鞭好像没记仇,尽管纠耳朵不喜欢她,她也一如既往地疼爱他。那时洗衣机还不普及,他挨鞭每天提着几桶衣服,到水泥乒乓球台上刷,夏天也刷,冬天也刷,白花花的肥皂水顺着水沟流到了院子外。她又在那个台子上剖鱼宰鸡,一只扑扑乱跳的鸡,在她手上只消一抹一浸一擦,就变成光溜溜的鸡,我们围着她都看傻了。

雷挨鞭有很多涟源老乡,经常到她家走动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她村里就有上百人到长沙做生意,其中有两个

女亲戚,一个是做搪瓷生意的,一个搞五金建材的,来得特别勤。她们跟雷挨鞭一样,土里土气,眉宇间却有蓄势待发的英气。纠耳朵家有很多搪瓷缸,花花绿绿的,纠耳朵说,都是那些乡里女亲戚送的。

乡里亲戚还带来很多糍粑,雷挨鞭把我们叫到家里,给我们烤糍粑。她把火钳架在煤炉上,白白的糍粑放在火钳上。一会儿,糍粑被烤得胀起来,她翻个边接着烤,直到这一边又鼓起来,她在侧边扒开一道口子,往里灌一勺白糖,烤到一面焦黄便夹给我们。我们迫不及待地咬一口,好烫啊,糍粑又香又糯,糖汁顺着嘴角溢出来。我们不免羡慕起纠耳朵,他每天有这样好吃的糍粑,还有这样好的挨鞭。

不记得在哪一年,大院附近开通了一条新的公交专线——“立珊专线”,是港商彭立珊捐的,火车站还竖起一个大喷泉。大报小报都在说“爱国商人彭立珊”,学校也组织学习他,雷挨鞭骄傲又神秘地告诉我们:“彭立珊,五哩涟源人哩!”我们不禁对涟源刮目相看了。而她的两个女亲戚,也都在长沙搞出名堂,成为涟商大军中的成功人士。

初二时,我离开了14年的机关大院,也离开了童年的玩伴。过了几年,我在街上碰到“川豆子”,他告诉我院子里变化很大。雷挨鞭死了,她得了肝癌,死之前一直叫纠耳朵的名字。她死那天,纠耳朵像发了疯一样,拼命要吃肉包子,一边吃一边哭……

编者按

历史上的今天,发生了什么事?你只要简单的百度一下,一个很长的时间表就把世界上这一天发生过的重大事件、出现过的重要人物一一带到你面前。此时,你会发现,有些事永远值得我们去重读,有些人的确不应该被时光淹没。我们从“历史上的今天”里,选取一个女性人物或者一件跟女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件,用全新的角度来解读、来认知、来反思……让旧闻与新闻相互呼应,让过去与今天在此谋面。我们把这个栏目叫《“今天”的她》。

“今天”的她

1946年6月20日,即71年前的今天,是中国末代皇后郭布罗·婉容逝世的日子。婉容是大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妻子,也是那兵戈扰攘里不堪风雨动荡而早凋的娇艳玫瑰。

婉容出身满洲旗人名门之家,父亲荣源是主张男女平等的开明人士,他除了教女儿读书习字、琴棋书画以外,还特地请了外教来家里给女儿补英文。所以,后来她和溥仪的书信里,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用英文写的,署名“伊丽莎白”。她容貌美艳,又能写一手漂亮的诗词歌赋,还会讲时髦的洋文,所以未嫁进皇宫之前就已名动京城。竞选皇后的时候,她和文绣一起入选,虽然刚开始溥仪相中的是文绣,但因为家世显赫,她又成功地挤走文绣当上了大老婆。而且每当和文绣争风吃醋,溥仪也都是向着她,导致文绣一气之下炒了皇帝老公的鱿鱼,离婚不干了。

可以说,婉容天生就抓了一把人人艳羡的好牌。然而造化弄人,命运还没给她出牌的机会,就已把她的人生打得七零八落。高不可攀的女神也一样要直面一地鸡毛如狗血的人生,夫妻生活里羞于启齿的不和谐可以暂且忍耐,但文绣公然“跳槽”后,溥仪觉得大失颜面便迁怒于她,从此对她采取情感“冷暴力”。欲求不满加上精神极度空虚,还要面对日益动荡的社会局势,作为一个弱女子,她自然有着堕落与放任的诸多理由。

末代皇后陨落的背后

接下来的岁月里,她的名字便和“出轨”、“私通”、“鸦片”、“大麻”纠缠在了一起。这算是她最后想要为自己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,还是她看透人生冷暖后自甘堕落的放纵?在无法把握、万般无奈的命运里,这究竟算是一种抗争还是一种屈服呢?她一边用这片刻的欢愉麻痹自己,一边又清醒地明白这并不能使自己真正快乐。

一个女人最可悲的莫过于此,面对大小环境的变化,天生丽质、聪颖过人的她既无法融入时代的潮流,主动获取新的思想资源、追求更具精神品质的生活方式,又无法保持平静的内心、安守命运的安排,而是选择了自我麻醉与放纵,用自轻自贱的方式来刷存在感。最可悲的是,她尽管疯狂放任,骨子里其实还是男尊女卑和三纲五常的观念,从废帝到傀儡的溥仪,始终都是她必须依附的“皮”。身为“毛”的她无论怎样虚张声势地我行我素其实都不过是自我折磨,自弃兰质。也因此,她的心日累一日,容貌也随之快速苍老。

奸情败露后,皇帝老公残忍地杀死了她的私生子,将她打入冷宫。她越加自暴自弃,仅仅两年的时间,昔日如花似玉的一个妙人竟然形容枯槁,迹近疯子。她懒于梳洗打扮,整天喜怒无常。尽管如此,她还是始终如一地坚持着一个习惯,那就是每天吸鸦片。由于长久关在房子里,加上过度吸食鸦片,她疾病缠身,病得最严重时两腿不能下地走路,眼睛更见不得光亮,要用扇子遮着从扇子骨的缝隙中看人。

1945年8月,婉容随宫廷人员自新京撤走时,半途中被共产党游击队俘虏,随军在冰天雪地里行走了多日,饱受流离与冻馁之苦。刚开始,还有一些八路军战士听说她就是“皇后”,好奇地悄悄来看她。然而她这个“末代皇后”早失去了往日残留的一点风采,她已只是一个浑身脏乱的糊

里糊涂的疯女人。可想而知,这样一个女人,不待他人和生活来轻慢,她自个儿已经放逐了自我。也正因此,几个月后,年仅40岁的她便孤独地死在了某个监狱里。而这,也仅仅不过是她肉身的最后毁灭而已,至于当年那个风采照人、母仪天下、多才多艺的婉容,其实早已在此前就已经不复存在了。

林清玄说:你的气质里,藏着你读过的书和走过的路。其实一个人外在的容貌里,就住着他的内心世界,藏着他对生活的态度。半世浮萍随逝水,一宵冷雨葬名花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,对于风雨浮萍的婉容来说,过早的苍老与憔悴或是因为完全的心如死灰,但也很难说社会的动荡、世俗的风雨就可以作为自我放任的借口。

其实,即便是当下这样安逸的年代里,人生的跌宕起伏乃至于风云骤变、大起大落,也不是说完全没有,至于各种不如意更是不可避免。身为女子,尤其要坚守女人的一份初心,一份优雅与从容。一个人的尊严与修养,乃至她的人生观,其实也包含在她的容貌之中。张爱玲离开胡兰成以后,依然活得干净漂亮,并且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赖雅,因为她知道男人爱上一个女人,从来都不会只是因为她有多么优秀的内在。杨澜在异国他乡的流落过程中,明白了精致才是女人的尊严,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。

身为女人,你的美貌与微笑就是战胜挫折与失败最强大的武器。保持优雅的举止与容貌,从某种意义上说,就是保持你内心的强大与坚定。



陈晓丹

资深媒体人,先后任职湖南广电《湖南广播电视报》《金鹰报》编辑部主任、经世图书负责人《芒果画报》主编,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。现为自由生活家、文化围观者,艾源堂文化合创人。



魏剑美

1971年出生于湖南永州。多家报刊专栏作家,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步步为局》《空城》、杂文集《下跪的舌头》等十余部。获鲁迅杂文奖等奖项。现供职于湖南师范大学,硕士生导师。



扫一扫,分享美文



扫一扫,分享美文